

“阅读的终极意义,从来不在媒介之争,而在心灵能否与文字真正相遇。”

春深时,书摊见

□徐 静

四月的西安像被泡在蜂蜜里,阳光黏稠得能滴出蜜来。大兴善寺的飞檐在春风里摇晃,檐角铜铃叮咚作响,惊起一树樱花簌簌飘落。那些粉色的花瓣掠过旧书摊的墨绿色遮阳伞,停在泛黄的《诗经译注》上,像谁不经意间夹进去的书签。

“姆巴佩”正往摊位上摆新收的书,他身后的樱花树斜斜地探过墙来,枝桠上缀满云霞般的花朵。这位因崇拜球星得名的摊主,此刻却捧着一本线装《随园诗话》爱不释手,书页间夹着的枫叶书签轻轻颤动,恍若蝴蝶振翅。

“姑娘,来看书?”他抬头时,阳光正好穿过他的老花镜片,在书页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我这才注意到,每个书摊前都立着小小的木牌,写着“今日荐书”。“姆巴佩”的牌子上用粉笔写着:《浮生六记》——春日宜读闲书。

午后三点,世界读书日的暖阳漫

过整条兴善寺西街。旧书摊间忽然热闹起来,穿汉服的姑娘捧着《牡丹亭》走过,书页间夹着的干花随步伐轻晃;戴棒球帽的少年蹲在摊前,手指摩挲着《金庸全集》的书脊,眼神发亮,像藏着星河。

83岁的刘奶奶拄着拐杖来了,她的帆布包里鼓鼓囊囊,掏出一本包着蓝布书皮的书。“姆巴佩,我又来捐书了。”老人颤巍巍翻开书页,泛黄的纸页间夹着褪色的剪报和手写批注,“这些笔记跟着我七十年了,该让它们见见新读者了……”

杨导游挤在人群里,手里握着刚淘到的《长安古意》。书的扉页上有钢笔写的批注:“1987年春,购于西安新华书店。”他凑近书脊轻嗅,油墨香混合着樱花的甜香钻进鼻腔,仿佛穿越回三十年前的春天。

暮色渐浓时,摊主们点亮了摊位上的小台灯。暖黄的灯光映着翻飞的书页,像无数只金色的蝴蝶。“姆巴

佩”忽然站起身,从纸箱里搬出一摞旧杂志:“今天是读书日,这些《收获》《十月》半价!”

人群中发出轻轻的惊呼。有位穿格子衬衫的年轻人拿起一本1985年的《人民文学》,封面是吴冠中的水墨画。“您看这里。”摊主递过放大镜,“这页有汪曾祺的手稿批注,当年作者在书店随手写的……”指尖在纸页上轻轻划过,像是在与历史对话。

晚风拂过,樱花纷纷扬扬落在书页上。刘奶奶坐在折叠凳上,用手机逐字逐句翻拍《了凡四训》,她说要把这些智慧存进云端,传给曾孙辈。不知谁哼起了《童年》的旋律,卖糖葫芦的大爷推着车走过,竹棍上的山楂果在灯光下亮晶晶的。

夜渐深,书摊前的人渐渐散去。“姆巴佩”收拾着摊位,忽然发现一本书下压着张纸条:“感谢您的《飞鸟集》,它让我想起二十年前在大雁塔读诗的自己。”摊主笑了,把纸条

夹进《唐诗三百首》,准备明天送给有缘人。

在数字与纸质共生的时代,这些泛黄的书页为浮躁的心灵保留了一片沉思的净土,它们无声却有力,见证着阅读的坚守与城市的人文温度。当数字洪流席卷一切,这些旧书摊的存在,或许正是为了提醒我们:阅读的终极意义,从来不在媒介之争,而在心灵能否与文字真正相遇。

就像刘奶奶捐出的旧书里藏着七十年的批注,像年轻人在放大镜下凝视的手稿真迹,当指尖触碰到纸页的纤维,当目光掠过墨迹的晕染,那些文字便不再是屏幕上的像素,而是带着体温的心跳。

月光透过樱花树洒在街道上,旧书摊的帆布篷在微风中轻轻起伏,像一本摊开的大书。远处传来大兴善寺的晚课钟声,与书页翻动的沙沙声交织成奇妙的交响。这个春天的夜晚,所有的故事都在等待被翻开。

“那渐行渐远的背影,映衬着老樟树的高大伟岸,如同我们与它之间有着无形的纽带,连接着过去与现在、知识与自然。”

樟树下的读书时光

□郑显发

书中的世界所吸引。

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,洒下斑驳的光影,在我的书页上跳跃,如同灵动的音符。我沉浸在文字的海洋里,与书中的人物一同欢笑、流泪、沉思。此时,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静谧而美好,只有我与书相伴,与这棵老樟树相依。

偶尔,会有几只小鸟落在樟树的枝头,它们欢快地歌唱,似乎也在为书中的故事喝彩。我停下阅读,侧耳倾听这美妙的歌声,心中满是欢喜与宁静。那清脆的鸟鸣声,像是大自然对知识的赞美,让我更加珍惜这独特的读书环境。

有时,我会约上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,一同来到樟树下。我们各自带

着喜爱的书籍,或童话故事,或寓言故事,在这充满生机的树下围坐成一个圈。大家静静地阅读,偶尔因书中的精彩情节相视一笑,眼神中满是对知识的渴望。

读完一个段落,我们会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的感悟。记得有一次,我们读到一篇关于友谊的寓言故事,大家各抒己见。一位伙伴说:“真正的友谊就像这棵老樟树,无论经历多少风雨,都始终坚守,默默陪伴。”他的话语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,在我们的心中泛起层层涟漪。另一位伙伴则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,讲述了朋友间相互帮助的感人故事,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友谊的珍贵。在这片樟树下的小天地里,思想

的火花不断碰撞,我们对友谊的理解也在这讨论中愈发深刻。

夕阳西下,余晖将老樟树的身影拉得长长的,宛如一幅绚丽的画卷。我们会带着满满的收获,依依不舍地离开樟树。那渐行渐远的背影,映衬着老樟树的高大伟岸,如同我们与它之间有着无形的纽带,连接着过去与现在,知识与自然。

如今,我远离故乡,但在樟树下的读书时光,却如璀璨星辰,永远闪耀在记忆的天空。那些清晨的阳光、斑驳的光影、悦耳的鸟鸣、热烈的讨论,都成为我心中最珍贵的宝藏,激励着我在知识的海洋中不断前行,去追寻那如樟树般深沉而持久的智慧之光。

“人生如书,有厚有薄,有精彩有平淡。”

最好的人生在书中

□吴海贝

血脉偾张,夜里做梦都是梁山好汉的影子。

上小学后,我愈发嗜书如命。那时学校有个小小的图书室,不过两架书,却成了我的乐园。管理员是个姓刘的老头,秃顶,戴一副圆框眼镜,见我爱读书,便格外关照。我常常一放学就钻进图书室,直到天黑才回家。读的第一本“大书”是《西游记》,半懂不懂地啃下来,尤其喜欢孙猴子大闹天宫那段,觉得痛快淋漓。

高中时,我的阅读范围更广了些。

学校图书馆藏书颇丰,我如鱼得水。先是迷上了沈从文,《边城》读了三遍,每读一遍都有新的体会。翠翠那双清明如水晶的眼睛,老船夫那布满皱纹的脸,还有那条永远流不尽的酉水,都在我脑海中生了根。后来又读到汪曾祺的《受戒》,那种平淡中见奇崛的笔法,让我惊叹不已。小英子和明海的故事,读来如饮清茶,余味悠长。

工作后,读书的时间少了,但积习难改。我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辟出一角,放了个简易书架,上面摆着这些年攒下的书。每晚睡前,总要翻上几页才能入睡。有一年夏天特别热,屋里像蒸笼,我便把凉席铺在地上,就着台灯读《红楼梦》,读到“寒塘渡鹤影,冷月葬花魂”时,竟觉得周身清凉,暑气全消。

这些年,我买书的习惯未改。每逢周末,总要去书店转转,不一定要买什么,就是闻闻那油墨香,摸摸新书的封面,也觉得满足。电子书盛行后,我也尝试过,终究觉得少了些味道。读

书于我,不仅是获取知识,更是一种与纸张、油墨、装帧的亲密接触。

如今,书架上的书越积越多,有些买了多年还未读完。但我并不着急,好书如老友,早见晚见都是要见的。偶尔整理书架,翻出一本旧书,里面夹着当年的车票或树叶做的书签,便想起读这本书时的情景,恍如昨日。

我常想,人生如书,有厚有薄,有精彩有平淡。读过的书,有些已经忘记,有些却融入骨血,成为生命的一部分。那些在灯下读书的夜晚,那些为书中人物欢喜忧愁的时刻,那些因一句话而豁然开朗的瞬间,都是生命中最珍贵的馈赠。

读书一事,说到底,是与自己相处的方式。在喧嚣的世界里,能有一方安静,与古今中外的智者对话,是莫大的福气。我这一生,或许做不成什么大事,但能做个快乐的读书人,也就够了。

窗外春雨淅沥,案头清茶微温,我又翻开了一本新书。

世界读书日

“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,首在审己,亦必知人,比较既周,爰生自觉。”

鲁迅,多元文明的中介者

□刘平安

潘世圣《鲁迅与日本》(2025年4月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)站在中、日、西三种文化的边界,以鲁迅的经典作品及其翻译著作为圆心,透视现代西方文明经由日本影响鲁迅思想的深层文化路径,看到作为文化中介者的鲁迅,如何接受、改造、传播西方现代思想改造孱弱国民的因果链条,揭示中国古典思想与同时代全球性变革思想同频共振的文化根脉。

鲁迅在《文化偏至论》中提出,一种文明在发轫之时,往往朝气蓬勃,发展到一定阶段后,脱离了这种有强劲生命力的发展势头,逐渐走向阻滞衰败,这种状况就叫作“文化偏至”,这样的文明要变革,首要就是立新人,新人必“掇物质而张灵明,任个人而排众数”,新人应当不被外在物质所迷惑,不被人云亦云所遮蔽。一言以蔽之,就是“尊个性而张精神”,就是要做一个有独立精神、批判思考的理性之人。作为文化中介的鲁迅,独立理性的思辨精神在他译作、创作当中一直贯穿始终。

鲁迅的《摩罗诗力说》是域外文明到本土世界后最为典型的文化变奏。摩罗即“魔罗”,直译为魔鬼派诗人,用来指称西方浪漫主义诗人,《摩罗诗力说》将西方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强势而系统地引入中国。考察其成书源流,与德国蜚声国际的文学史家舍尔《世界文学图史》密不可分,据鲁迅弟弟周作人讲述,鲁迅“1906年重返东京后,在旧书店上花了十元左右的大价,买到一大本德文《世界文学图史》”。鲁迅留学期间,时值日本大力学习德国的时期,大量德文著作被译介,还引入了不少德文原典,德国图书在各大书店畅销一时。故得书经过,皆有实据可考。

舍尔《世界文学图史》包罗了大量不同民族文学。包容的民族文学越丰富,就越能体现德国人独一无二

二的吸收能力,越能增进德意志民族作为世界文学拥有者的文化认同。换言之,他以文化民族主义统摄世界主义,用世界视野证成民族优越性。鲁迅《摩罗诗力说》延续了这种“民族”书写立场,站在世界文学的视野,辩证思考民族与世界。

鲁迅文学史体系自成一派,得益于与舍尔中心、边缘观念的分野。舍尔的文学史,将欧洲文学视为世界文学的中心,德国文学是中心的中心,东方文学乃至未开化民族文学,则无法纳入世界文学的边界之内。鲁迅则超越了这种窄视与自大,将印度、希伯来、伊朗、埃及等东方文学纳入讨论的中心范围。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中介者,鲁迅提出“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,首在审己,亦必知人,比较既周,爰生自觉”要在世界民族地形图中,互相比较,找准本民族的定位,重估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。重估本民族文化则要“思理朗然,如鉴明镜,时时上征,时时反顾,时时进光明之长途,时时念辉煌之旧有,故其新者日新,而其古亦不死”概其要义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,因此便可达到“国民精神之发扬,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”建立世界视野,张扬世界主义,正是发扬民族精神的基础,提倡民族主义,并非旨在证明本民族的优越性,而是试图确立以古老民族文化传统为基石的民族自觉,这与舍尔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观念。

鲁迅作为跨文明中介者,在近现代文学文化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,了解鲁迅改造异质文明的甄别取舍,既可以看到本民族文化的自抉与更新,也能很好地厘清文明之间的影响关系,消除文明间的隔阂与误解。

我读书的爱好,大约是从小养成的。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口樟木箱子,箱子里装着些旧书,纸色发黄,书角卷起,像是被无数人摩挲过。那时我还不识字,却喜欢翻那些书,尤其爱闻那书页间的气味,似檀非檀,似墨非墨,是一种陈年的香气。

我父亲是个中学老师,家中虽不富裕,却也有些藏书。他见我这般爱书,便时常教我认字。先是“人”“口”“手”这些简单的,后来渐渐能读些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之类。记得第一次完整读完一本书,是七岁那年,一本《水浒传》的连环画。那书中的武松打虎、鲁智深倒拔垂杨柳,看得我